

引子

这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夏夜，伦敦上空满是厚厚的、缓慢漂浮着的云朵。阴暗中有一座高高的砖墙围绕的监狱，警卫森严得似乎连月光也无法进入。

东方传来隆隆的雷声。

警卫哈里斯正在瞭望塔上站岗他听到了雷声，心想，可千万别下暴风雨，不然，一定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哈里斯是一个男巫，他带着他的猫在瞭望塔上的职责就是防范任何来自空中的攻击。

隆隆的雷声再次传来。

突然，那只猫警觉地站了起来，侧耳倾听，远处透过隆隆的雷声，隐约传来了什么声音。

哈里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夜空。

是什么声音呢？

突然，一艘神秘的飞船忽然出现了，先是没有亮灯的舰首，正从云层中间轰隆隆地飞出来，全速飞向哈里斯所在的塔楼。哈里斯的头发都紧张地立了起来，猫全身的毛也立了起来。那艘飞船像头愤怒的公牛似的直冲向他们。

哈里斯还没来得及吹响警告的哨声，他就一下倒在了地上，蜷曲着身子，双手捂住耳朵，痛苦地呻吟着。他身边的猫也痛苦地满地打滚，尾巴乱抽。从飞船上传来一阵刺耳尖利的声音，刺痛了所有人的耳膜。玻璃被震

得咯吱作响。一个老旧的水管爆裂开，水泛着白沫汹涌而出。

几秒钟以后，从飞船上垂下来一个绳梯，直接伸到一扇挂着床单做标记的窗户前。那扇窗外的铁栏杆被迅速地打开了（像是早已被人弄断），一个人影拼命地向外爬——那是一个穿着狱服的高大男人，他的双耳都已事先严密地包裹好了。

“老板——老板！”一双手从他下面的一扇窗子里伸出来冲他挥动着，拼命地想引起他的注意。

“我怎么办，老板？你说过要带我一起走的，记得吗？”

“啊，贝兹，我差点忘了……”那个高大的人影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着，“再见了，我希望咱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他爬上去，绳梯开始上升。然后飞船掉转方向，朝南飞去。那种让人无法承受的高音也逐渐减弱了。

——2451号囚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斯坦福·斯帕克斯，越狱了！

带翅膀的密信

又是一阵雷声。这是一个炎热无风的夜晚，沉重的校服长袍就像一个精心施放的影子咒似的箍在基特身上。爱尔顿魔法学院的变形大厅的屋顶在午夜时分是严禁任何学生上来的。对基特——一个巫师，还有他的小团体来说，这反倒激起了他们的兴趣。每次到这里的过程都很惊险刺激，就像一次探险一样。

要到达这里，首先要避开在走廊里巡视的老师和他的狡猾的宠物，一只叫做西里尔的狐狸，这只狐狸非常善于搜索那些晚上不睡觉、到处游荡的男女魔法学员。过了这一关后，就进入了大堂，这时一定要在厚重的橡木大门上施上一个消音咒，以免开门的吱嘎声引起别人的注意。再以后就是爬入烟囱，从这里其他人骑上他们的扫帚，而基特则跨上他的飞毯，大家飞行一小段距离就进入了变形大厅。

这个小团体定期在这里集会，他们在这儿抄作业，或者分享用马铃薯变出来的各种口味的糖果。不过，跟往常一样，今天的主要议题是计划第二天上课时，跟老师玩什么样的恶作剧。

今天在场的除基特以外，还有汤米、芬恩、阿尔菲、梅和一对双胞胎兄妹——卡斯和贝茜。

今天小团体中只有一人没有到场，那就是亨利——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他在皇宫里呆着呢。

基特首先说：“我决定施法弄出一股大风，把办公室里的卷子都吹飞。

这样，明天老师就没法留作业了。”

他对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笑了出来。

“我觉得有点冒险，”梅抱着胳膊说，“你要是把那些该死的窗户都吹开了呢？”

“哇，这我可没想到！”基特喊道。

“芬恩，你说呢，”基特催促地问，“想像一下——而且我们还可以疯了似的在教室里乱跑，就假装是在帮老师抓那些卷子，或者，往卷子上洒一点变词药水，那样卷子上面就残缺不全了！”

“耶！”汤米尖叫起来，兴奋地拍着巴掌。

基特愈发地得意了，他默默开始了他的龙卷风咒语，用手指点了一下北方……东方……西方……每点一下就换来一股风。

一股飓风席卷过来，然后从另外一个方向又吹来一股，接着又一股，最后是第四股，无形地汇集到基特身边。基特挥动双手，嘴里念着咒语，把几股风混合到一起。接着，风就成型了，一股把他们的头发和厚重的长袍都吹得飞了起来的龙卷风。

“天啊，你想把我们都从这个讨厌的屋顶上吹下去吗？”梅抱怨着。

不知怎么的，灰尘、叶子、树枝都被卷了起来，他们四周也忽然暗了下来。

基特也吓坏了，他不明白这龙卷风怎么会这么

强劲，而且越来越大——但是事实确实如此。龙卷风已经，变成了摇晃着旋转着的空气柱，恶毒地对他们几个穷追不舍，他们只好尖叫着从一堵山墙后跑到另一堵山墙后。

“基特，救命！”汤米的哭叫声传了过来。

但是基特发现他已经对这股风失去了控制，他也束手无策了。

但是就在一弹指间，龙卷风突然消失了，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然后就是让人不安的宁静。只听得到远处传来的一两片砖瓦摔碎在地面上的声音。

“每个人抄写 500 行，”一个温柔而又严厉的声音说，“‘真正的巫师控制风，只有愚蠢的孩子才吹气。’把这句话写 500 行！”

基特转过头去，看到了欧格鲁明先生，他用手指着已经消失了的龙卷风刚才所在的位置。

“在这周五中午以前把写好的东西交到我的桌上，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欧格鲁明先生。”他们一起胆怯地回答。

啊，好吧，基特想，至少还不算太坏，因为没把校长惊动。欧格鲁明先生是个温柔有礼的绅士，不轻易生气。

欧格鲁明先生用手指点着，又用了几个简单的咒语把损坏的屋顶修好。

“我们能帮忙吗？”贝茜心虚地问。

“谢谢你，但不用了。”欧格鲁明先生冷冷地说。“现在都回到宿舍里去，记得要把扫帚留在衣帽间里——我一会儿会去检查的。等等，你别走。基特，你得和我一起到首席魔法师的书房去一趟。”

所有人都站在那里盯着他，惊慌地张大了嘴。

“现在？”基特问。

“是马上。”

“但是那不公平，我们应该和基特一起去！”卡斯抗议道。

“600 行。”欧格鲁明先生警告地低吼了一声。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基特努力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喉咙发干，声音也哑了。被人叫到兰普莱特教授的书房从来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阴森的夜晚。

他知道兰普莱特教授的书房里有一个用龙皮包裹着、用锁链固定在墙上的黑色的书。那上面记载着所有用魔法闯祸而被下了咒的学生的名字。如果下一个写上去的名字就是基特的话，那么他不只是要离开他的这帮死党，也要永远离开他热爱的魔法了。他尽力不去想这个，但是眼泪还是忍不住滚滚流下。

芬恩、卡斯和贝茜骑着扫帚盘旋着，他们不忍离去。

“700 行。”欧格鲁明先生接着说。

“天啊，那简直跟圣经一样长了！”梅呻吟了一声。他们都迅速离去了。汤米最后还同情地看了基特一眼。

“哦，我很抱歉，先生，真诚的……对我所造成的破坏还有……当然还有惊扰了您，让您这么晚还上来……我猜是龙卷风造成的噪音吵醒了您。”

欧格鲁明先生打了个响指，他的扫帚就应声飞来，他说：“不是，我那时已经起来了，就在这

附近正在找你。”

基特惊讶地问：“您怎么知道在这里能找到我？”

整个晚上欧格鲁明先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因为你很喜欢在那些黑暗、危险的地方活动。”

兰普莱特教授（他的学生们都叫他老干巴灯芯）是爱尔顿的首席魔法师。他的书房位于七扭八歪的西塔楼里，而且总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陈旧魔法的气息。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整整三面墙，从地面一直到天花板都堆着发霉的魔法书。

书房的窗户打开着，基特紧跟在欧格鲁明先生的扫帚后面飞进来，赶紧低下头。他脸色苍白，惶恐不安。

坐在写字台后的兰普莱特教授的巨大身影映入基特的眼帘。他那一身陈旧的丝绸用一条活蛇拦腰系着，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像长袜似的帽子。但基特发现教授此刻睡着了，一颗心才放下来，从教授浓密的大胡子下传出响亮的鼾声。

欧格鲁明先生先敲了敲兰普莱特教授的肩膀。他猛地爆发出噼啪一声，那条蛇也把舌头吐了出来。

“先生，”欧格鲁明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按您的吩咐，我把基特带来了。”

“基特？”兰普莱特教授迷迷糊糊地嘟哝了一句，他那满是皱纹的红脸从书桌后探过来看着他，“你想干什么，基特？如果你是想就伙食问题投诉的话……”

“是……是您派人把我带来的，先生。”基特小心地提醒他。

“我？”

“是您！”欧格鲁明先生肯定地点了点头。

基特看到这位老巫师一时间陷入了沉思，然后终于想起来了。

“啊，是的，我想起来了。”他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封带翅膀的信，那两只翅膀正奋力地挣扎拍打着。

基特一看到信上带着的老鹰翅膀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是一封急件（普通邮件都是带着鸽子翅膀的，而且只在白天飞行），信上的消息都是用密语写的。

兰普莱特教授不慌不忙地把信凑到脸前，慢慢地重新阅读了一遍。

“这样吧，长话短说，基特，是这样的，”他说，“你要立刻起程赶回伦敦，越快越好，去——白金汉宫！”

深夜离去

爱尔顿最严格的一项规章是关于学员禁止使用魔法鹅毛笔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支魔笔可以在考试中用来作弊；也可以用来模仿一个老师的笔迹。最重要的是它能替人完成繁重的抄写工作。

回到自己的宿舍，基特打开门，小伙伴们都一动不动地站着，每个人把全副精神倾注在一根鹅毛笔上，控制着它工作，他们正在完成惩罚作业。

基特学着老师的样子清了清喉咙。

“哦，基特，到底怎么了？”大家一起围了过来。

基特很神秘地笑笑，然后倒在床上。他举起那只还在用力扇动着翅膀的信。大家都凑过脑袋来看。

伙伴们看信时，基特从床底下取出一个旧的毛毡旅行袋，把一些衣服胡乱塞进去。“也许你是去度假，”汤米还在认真地读着那封信，用口型读出每个单词。

“不，女王深夜召见我，肯定是有什麼要紧的事。”基特严肃地回答。

这时欧格鲁明先生正在外面黑暗的走廊里等基特。

“基特，”老师温柔地说，“兰姆莱特教授让我看着你安全地上路。另外他特意要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你。”

他把手掌放在基特的头顶，基特颤抖了一下，感到一股魔法沿着他的身体传输下去，一直渗入了他的骨头。

“是什么？”他问。

“不过是一个防风暴的符咒，还有一两个其他的小符咒可以帮你确认方向和加快速度。你自己一个人在夜间飞行到伦敦是太远了。”

“哦，太感谢了！”基特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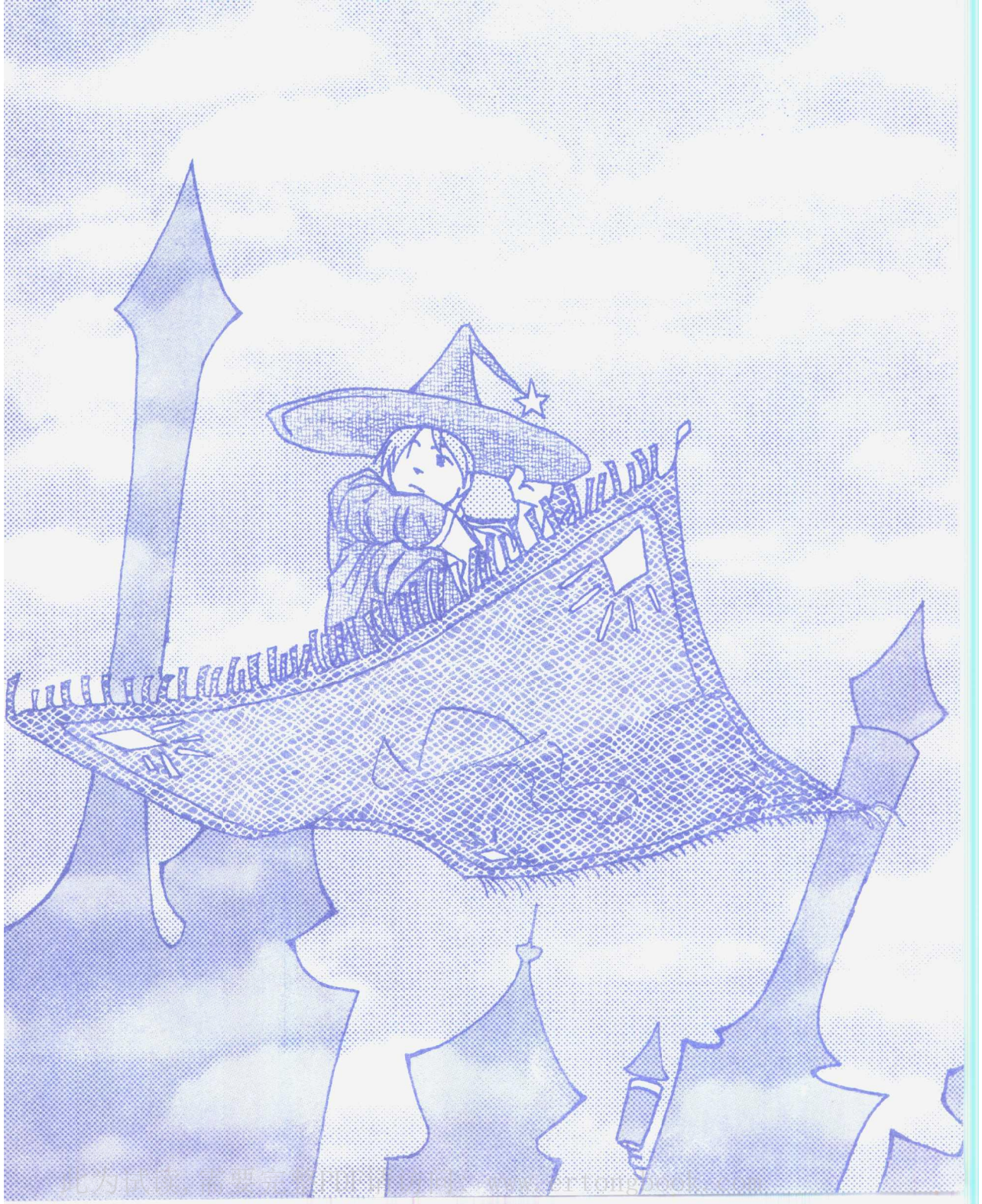
欧格鲁明先生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笑容。

“现在起飞就很安全了，我希望几天以后就能再看到你这张脏兮兮的小脸。哦，当然，也期待着你没完没了的各种恶作剧。”

“我会为你设计点特别的，”基特许诺，“但是肯定不是龙卷风了。”

等他戴上护目镜，在飞毯上坐好的时候。基特借着欧格鲁明先生的风咒飞速直线飞向伦敦城最重要最辉煌的地方——白金汉宫。他只带了一个小行李包，还有满脑袋让人头疼的疑问。他想得越多，就越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紧急地召唤他——那封带老鹰翅膀的信，那匆忙潦草的字迹，那让他立刻前往的要求……也许和亨利有关。

基特觉得身上发冷，难道亨利又突然病了？



见到了亨利

基特甚至都没去看第二眼，也没注意到下面升上来两把扫帚，跟了他一段路之后就加速飞到他旁边。

“基特！”那是一个严肃的声音。

“爸爸——”基特惊呼一声，然后转过头去看另一边，“波尔姨妈，你也来了，一定出大事了！”

“亲爱的，”波尔姨妈回答说，“等我们一到宫里就告诉你所有你该知道的事情。”

对基特来说这可不够。

“是亨利，是不是？我就知道一定是他。”他大喊着，“他出事了，是不是？”

波尔姨妈摇摇头：“专心飞行，孩子。到时你就都知道了。”

基特不耐烦地抓着他的旅行包熬过了长长的（至少对他来说是）5分钟飞行，终于到了白金汉宫。他们盘旋了几圈，落在了阅兵场上。尽管已经很晚了，但是宫里不寻常的繁忙，而且整整增加了一倍的守卫兵力，这让基特大吃一惊。难道战争爆发了？

“不，基特，不是战争。”他的爸爸向他解释说，“但是我敢说你会觉得这消息和战争一样令人震惊。”

父亲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斯坦福·斯帕克斯越狱了！”

基特停下脚步，一动不动了。斯坦福·斯帕克斯——那个邪恶的魔法仇

恨者，是基特把他送进监狱的。现在……

波尔姨妈拉起他的手，用力握着：“勇敢点，亲爱的，那个卑鄙的家伙也许会向你复仇。”

“这就是要我来这里的原因？”

波尔姨妈和史迪克斯博士点点头。史迪克斯博士用手指了指，皇家驳船——飞行乔治号——正停在王宫庭院的上空。

爸爸向他解释说：“亨利要出国去参加一次加冕典礼，女王陛下慷慨地同意为了基特的安全，飞船可以拐个弯把他送到巴黎去。”

“巴黎？去法国？”基特现在有点迷糊了。

“别担心，孩子。我有个朋友在巴黎，”波尔姨妈说，“他也是一个英国巫师，在灰胡子学院教书。我已经给他发了一封带翅膀的信，告诉他去接你。你可以先和他待一段时间。警察可能用不了一两天就能把斯坦福·斯帕克斯抓回来，到那时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

基特还没来得及再问得详细一点，就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他转过头去，看到亨利正跑过来。

“基特 真高兴你这次和我一起出行！”

他们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庭院里。

基特以前从来没有乘坐过皇家空中驳船，他好奇地透过每座舷梯上面打开的门往里面看，机舱里也布置了各种豪华的家具，看起来就好像是王

宫里一个缩小的房间。

“亨利，”基特小声说，“你那个野蛮的保姆，她会和我们一起走吗？”

亨利得意地回答：“她一个月前就收拾行李，一溜烟地走了。他和我的新仆人丹莫克合不来。”

他用手指了指远处一个瘦高的男人，那个人正在检查行李。

“他身后的那个人是谁？”基特指着一个穿着长长的橡皮雨衣的人问亨利。那个手里拿着一个基特见过的最新式最昂贵的碳能源手电筒，照在每一个停机绳索上，查看那些绳索是否系得足够结实。

亨利抽了抽鼻子漫不经心地回答：“斯金纳先生，苏格兰场派给我的新保镖。他们似乎认为我需要一个保镖，尤其是斯坦福·斯帕克斯越狱之后奶奶也同意了，让我必须和他形影不离，尽管我觉得他实在有点态度冷淡。”

“去哪里？”

“卡拉拉巴萨，”亨利说，“是东欧的一个小国，小得就和咱们的邮票一样大。”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你送到那里去？”基特问。

亨利耸耸肩说：“妈妈是那个国家的王室的远亲，她病了，去不了。所以我要代替她去。真的，基特，你不知道加冕典礼有多无聊。”

“你再想想我吧，”基特的心情一样糟糕，“我要被打包送到巴黎，然后和波尔姨妈的一个老古董朋友待在一起。”

他们想像着彼此的悲惨处境，都疯了似的咯咯地笑起来。

很快就到了出发的时间了。

波尔姨妈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史迪克斯博士用手点了一下，卷起了飞毯。飞毯自动升了起来，在基特的胳膊下舒服地蠕动了一下。

“哦，天啊，我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

史迪克斯博士伸手从他戴的翠绿色的礼帽下面掏出一样东西，看起来像是块圆形玉石，穿在一根普通的丝线上。

“向我保证，为了我，一直戴着它，基特。”他说，“只要斯帕克斯在附近，它就会闪亮报警。”基特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担心。

“啊，别担心，爸爸。我不会有事的。”

飞船上的一个勤务兵出现了，他按响了一个铃：“女士们，先生们，乘客请登机，乘客请登机…最后一次通知……”

基特和亨利兴奋地奔上一个舷梯，刚一迈入机舱里，舷梯就被推到了一边，空中驳船的门“砰”地关上，锁紧了。他们透过舷窗继续挥着手，飞行乔治号缓慢地脱离了停机绳索的束缚，优雅地升入空中。

几秒钟以后，王宫就变得渺小、暗淡而遥远了，飞行乔治号朝着东南方向，朝着法国飞去。

基特转过头来发现飞毯不在椅子上了，他刚才明明是他放在那里了。然后他就看到斯金纳先生正拿着飞毯走向门口，脸上带着一种厌恶的表情，好像是抓着一个肮脏的刺猬似的。

基特愤怒了，他喊到：“喂，你要把我的飞毯拿到哪儿去？”

斯金纳先生用那双冷淡的蓝眼睛看着他。

“拿到货舱去。”他不带一丝感情地说，“它实在是太脏了，而这里四处都是贵重的东西。”

基特愤怒地瞪着他，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模样和他说话的腔调。呵，他可以告诉他飞毯已经有 300 岁了是一件了不起的古董，而且对于任何巫师或者女巫来说，都远比黄金白银有价值多了。

“那你最好对它小心一点。”他只是小声嘟哝了一句。

斯金纳先生什么都没说。

等他走了，基特从腮帮子里吐出一口气，对亨利说：“哼，以为他是谁？”

亨利从基特凌乱的头发上捡下一片树叶说：“算了吧。”

晚上，亨利和基特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每次他们醒来都会看到斯金纳先生直挺挺地站在机舱后部，一动不动，汗水从他紧箍着的帽檐下滴答滴答地流下。这让亨利觉得浑身不自在。

“那家伙从来都不睡觉吗？”他小声嘀咕。

“他也许是像鳄鱼一样，睁着眼睛睡觉。”基特说，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吃地偷笑。